

论《大学》的由“止”到“得”

宋华南

(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2)

[摘要] 从内明的角度来解读《大学》里面的止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具体所指，主要以先秦儒家之理，深入理解与解读，力图接近曾子所指。

[关键词] 大学；国学；传统文化

一、逻辑顺序与时间顺序

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”：这里的“而后”，用的并非前面说的大学之道是“在”明明德；“在”亲民；“在”止于至善了，是用了“而后”。而后是说它是有顺序的，在《大学广义》一书中指出，这个顺序是指的逻辑上的顺序，他不是时间顺序，并不是有个时间过程。比如“知止而后有定”不是说知止过多少时间才会有定，哪怕是一秒都没有，它是同时的，没有时间差的，知止的同时就有定，定的同时就静，静的同时也就有安……这样一路下来，但它们是逻辑顺序的，无时间先后，因为要文字表述出来所以一定要如此写。这是“而后”。

下面我们就逐条来分析一下，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”。

二、知止而后有定

“知止而后有定”。“知”是觉察、明确的意思。“止”不是简单的停止，而是讲的止息，也就是此心归止于何处。大学开篇就说了“止于至善”，只有体会到我们的心归止于何处，才不会盲目，否则就不会有后面的“定”也就不会有定而后的安……。因此知止是其前提，我们的心如果还飘飘去去的时候无所归止，则会动荡不安。

因此不能忽略的是此“止”前还有一个“知”。“知止”，就是知其所以止。是我们将身心、言行归止于这个本体心性之上。只有这样才会有“定”，也就是才有了不退转之心，有了定力。也就能畅通人与自然、社会、与自身的阻隔和封锁。

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有其差异，其中一点即：东方人习惯于先入其体再发其用，而西方思维倾向于由外而证内，此是两种思维方式。

“知止”即是一步站上，站在果上来说，或曰站在德上来说。此站上来即需要我们理明而法透，一旦站上来，如此才能谈“定”，有句话叫“高山山顶立，深海底行”这个山顶上来了以后还要立得住，立住就是一种定。上得去还要立得住。像是孔子困于蔡陈之间的时候还能够从容弹琴。这背后就有着对其本体的不失，此心不会随着外境而迁。

这个也是“定”，知道心归止于何处时才会有真正的“定”。

三、定而后能静

“定”为内，“静”为外在表现，内心定了外在表现则为静，才会表现为从容淡定，而如果是一个人坐在那腿就动个不停，眼神不定，一刻停不下来，他的心多半还是浮着的，也就不会有后面的安了。

这个定也有深与浅之说，浅的定在我们各行各业都会体现出来，特别是受到外界的诱惑与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有静了。在很多体育运动中如果是双方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，心情有波动的一方，平时的训练水平就发挥不出来，表现不够平稳，就会失常。因为心受到了外界的影响，一个小比赛就可以发挥很好，如果是重大比赛心理就会被外在环境所影响。因为其心随其外境而转，其硬件没有任何变化，甚至场地也还是那个训练场地，仅仅是因为赛事的重要性变了，不再是平时的训练了，因此反而不能正常发挥了。

《庄子》里面有个故事，说列御寇给伯昏无人表演射箭之术。技术精湛，把弓拉满，然后在手肘上还放一杯水，就开始放箭，一发接一发，前面的箭刚射出后面的箭又搭上了弓，后面的箭头就射到前面的箭尾上。他在射箭的时候，就像木头人一样平稳。伯昏无人看了以后说：你这个是射之射，非不射之射也。什么叫不射之射呢？你和我一起登上高山，站到那悬崖边，面临万丈深渊，你还可以这样射箭吗？

于是这个伯昏无人就带着列子登高山，伯昏无人自己先站在悬崖边上，面临万丈深渊，他的脚还有两分是悬空于外，镇定自若。他就请列御寇过来。列子此时是什么反应呢？“御寇伏地，汗流至踵”。就是他趴在地上，汗已经流到了脚根了。伯昏无人说真正的至人，在任何地方都挥洒自如，神色都不会变。

心就像含有泥沙的一杯水，如果我们总是搅动它，它就会一直是浑浊不清的。只有定而后才能有静，这个静就会呈现出水的真相，这杯水才不会再浑浊下去。于是一切都会物各付物，各归其位，这个时候的外相才是不被搅动的。

平时我们的心有所波动就像是水有波动一样，那个时候是照不清外物的，我们在波动的水里也照不出真正的自己。而我们的心如果不定，那所见的外相也有所变形，就像是一个哈哈镜一样，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其实是扭曲的。每个人的扭曲程度与心的不清静程度是成正比的。

四、静而后能安

人静则安，国动则乱。安的是什么？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心”，我们平时经常说“安心”，但其实我们的心多数时候是不得其“安”的。我们要么是在后悔过去去做的事，要么就是痛苦于现在，要不就是为未来担忧，少有片刻安宁。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”，一个安了的心就不会再有“过去心、现在心和未来心”了，这个“不可得”不仅对过去的“后悔”之心超越了，连对过去的那种“当年勇”之心都超越了，对现在和未来也一样。对现在的“痛苦”超越了，同时对现在的“沾沾自喜”之心也超越了。对未来的“担忧”超越了，对未来的“憧憬”也超越了，这就是“超越”，此处所说的不是没有，不是否定，而是超越。超越是即不执着于此，也不执着于彼，这就是“不可得”。这个安心也是各家共同重视的核心问题。

我们这里就就儒家的安心来做分析，儒家之安心是紧扣“仁心”与“德性”而不失，于心体、性体之积极面发扬良知，于百姓日用间成就道德，于经国济世中安顿其心，彰显仁义。

儒家是直接使我们在生活的当下而安于此心，无需离家而安，无需离社会而安，无需离世而安。不消极，不避让，此安心是积极的安心，践行其德，成就德化人生。因此儒家的安心起步即在德性（或曰良知）之上。

五、安而后能虑

说到了“虑”，为什么说安而后才能虑呢？我们不是我们每天都在虑中吗？每天都会考虑、思虑、忧虑、顾虑，焦虑……。为什么还说安而后才能虑呢？因为只有安于心性之中，才能兴发觉悟智慧、快乐智慧和道德智慧。把一切事物纳入到觉性中，纳入到良知、德性中去统摄和消化。才是正虑，因此要有正思维，如果理不明，法不透，则会被外相所迷惑，必受约束。

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入思和运思，才能真正的发展思想，成就义理。儒家把它就叫“虑”，或叫“能虑”。说虑的前提是“安”，安而后能虑，不安是无从谈虑的。如果还是处于一颗向外求之心，附着于物的不安之心，就无从谈正虑。就如我们在心有不安的时候所做的决定往往都是不可靠的，因为我们没有“定”而后的“静”，也没有“静”而后的“安”，因此也没有“安”而后的“正虑”，而此时我们所有的也仅是忧虑、思虑。只有在安而后才能有正虑。

六、虑而后能得

有了此正虑，才有所得，这个“得”是什么非常重要，此得并非仅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名利之得，他远远超越此得。他还是指的那个“明明德”，古之德也通得，得什么？这个很重要！得那个丰沛圆满的成就，得那个内在的无伪彰显。这个得不是我们思而得，他自然本有的，只需要我们将此前几点做到，那是自然而得，德就是最高的得。

《论语》：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比如我们现在学国学的人，大多都已是成年人，已经不会是为了考取什么文凭了，没有这些外在的动因了，我们已经在为己之学了。所谓的为己之学即是《大学》里讲的修身，“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我们学习《大学》就是得那个人生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。意义并不是虚悬在空中，价值也不能空说，必须要落实。实现了的意义才是真的意义，落实了的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。

比如我们现在看书之前经常会想一个问题就是：我看这些书有什么用，在学校里特别是工作以后，看书有很大的目的性。除了技能学习的累积智慧的读书外，我们要知道还有一种学习是明明德，也就是内在之明，这块是道德经里说的“为道日损”由此而明。而古人说的读书正是明理，何谓明理，即彰显我们本有之德性。此是需要内而观之，内而明之的。

儒家就通过止、定、静、安、虑然后得出人的价值和意义，这样的“得”才是真得，得的前提就要有正思维，也就是先虑，然后再一步一步往上推。

这个“得”是自然之得，不是先去设计好我要得到什么什么，只要做到了前面的每一步，那结果是自然有的。就像是种了一个苹果树的苗，并不用考虑结的果是不是苹果，我们只考虑种的种子，种子种下的是苹果则必然结出的不会是十六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给它适合的环境，剩下就是浇水之类的呵护了。至于他是怎么样一步步长成果树的并不用我们操心。而我们对是否种的是此种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，否则必不会有所得，这就是虑而后能得之得，得其德，其实也无所谓得与不得，因是本有，我们所做的也仅是彰显出来。

参考文献

[1] 潘麟. 大学广义 [M]. 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5: 55-81.

[2] 南怀瑾. 原本大学微言 [M]. 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03: 59-82.